

夜雨秋灯录

卷一

青天白日

銀鴈

王大姑

雅賺

東鄰墓

吳孝子

卷二

龍後三娘

迦陵配

劉子儀寄謝

思魂入夢

奚夫瘤

玉紅册

一聲雷

應聲藍面鬼

卷三

烈婦盡孝

父子神鎗

珊瑚

麻瘋女邱麗玉

卷四

佟河子

雪裏紅

鄔生豔遇

假五通神

郝騰蛟

續朱目錄

卷一

甲三娘

丹青奇術

范小仙

郁線雲

樟柳神

古劍頭

喪事演劇

穀於菟

卷二

木孩童

癡蘭院主

沉香街

小獼子

稽聳及爲文信國公冥幕

丐癖

髮繡佛

卷三

大脚仙殺賊三快

南郭秀才

驢化爲履

樹孔中小人

楠將軍

墨花記

南賢論

珠江花舫

卷四

金竹寺

石郎簞笠墓

馬姓

離垢園

陶莊

十丈蓮

古泗洲城

獨角獸

三集目錄

卷一

先覺僧

華瘋子

補驅子十二則

某廣文

三官救劫

雷聲

卜者梁翁

小王子

卷二

科場五則

姚幕府

周封翁

陔邑官親

同胞三鼎甲

義貓

李老

丁養虛

阮封翁

趙甲

轉女為男二則

卷三

妓黨故誼

破鏡重圓

珠妓情殉

四

記窈腰生眷粵妓事

崇川俠妓

冶遊遇故妻

阿韓傳

九月桃花記

記珠江韻事

得新忘舊

女仙降乩詞

船女奇緣

情死

記張素琴校書畢命

記錢姬假途脫籍事

記紫蓉女奇逢

記珠江才妓事

蚌精

品花臚語

李芸小記

卷四

張少卿校書花燭詞

虎阜名姝典

榕城生逸事

西冷太瘦生偶記

情種輕身

張少卿題虎阜寺

和張少卿女史

玉峯樵客遊虎阜

雙鬢小傳

灤陽女子題壁詩

一度風流千貫錢

天緣巧合

珠江風月

記李三三逸事

姚倩卿小傳

鄭素琴小紀

馬雙珠小傳

胡玉小傳

卷一

了不了道人

閨俠

瓶隱子

慧眼救難產

俞翠燕完貞

東野碣娘

田處土石驢

桑兒

血瘤中有大紅寶石

儼然齊人

捆僊索

盈盈

義僕琴軫

以顛寄烈

千秋冥吏

卷二

香尼兒

海

長

字鱸

官生

笠先生像

女泉

簪子

濱古鐵

一奴玉液硯

炭綠

兒田

極毘耶島

燈

珠

三

太容第一洞天

禿髮張

陸季真

巫仙

十八鶴來堂

玉牌殉葬

鄧龍君

翟仙石

離魂婿

鬼神報施各別

稽查天下五獄四瀆香火使

姜薄命

卷四

刑房吏

塑少陵像

血炬照銀

玉蟾蜍

葫蘆生

來不得

金蝦蟇

鐵鼓記

蚌珠

夜雨秋聲錄 目錄

秋燈錄初集卷一

天長宣 鼎瘦梅甫著

青天白日

浙人南宮認菴。以字行。幼隨父璠。宦於粵。清廉。窘其妻。母
先逝。父繼卒。虧庫款。將繫獄。素諸叔壁幕於蘇。欲往依之。
潛焚兩親骸。以竹籠負之。徒步逸。餐風咽露。跋涉奔波。一
載始抵。尋叔無耗。時蘇正歲歉。益困。急傾守囊錢。購牛。載
地。瘞之。誌以碑。結茅若團瓢。守其側。蓬頭垢面。淪入乞兒。
贖飯殘羹。尙知薦祭。時年僅三五。性孝且慧。貌癯不枯。聞
吳兒山歌。學之。卽當伍氏簫。始免餒。朝村暮郭。倏忽三年。
偶倚古寺門。向陽捫蠶。面卽貴家園。時見美人樓上眺。頃
一小鬟。豔年二八。出而反掩其門。行向西。忽伏草際。少時
整衣去。知爲小遺。甫數步。卽若有賦物墜地。軟無聲。呼告
之。婢不覺。遂掩襟住。視錦袱也。中裹金玉釵釧。珠寶零星。
腰以魚函。折作方勝。書云。十郎哥。哥是下妹。謬以隨。置
配清琴。親上做熟。幸中之幸。牽牛西北。一水盈盈。孔粒東
南。聲聲隱隱。盟深金石。妹喜嫁得梁鴻。却轉滄桑。卽忽貧
如司馬。然而飽。宜對挽鹿車。阮氏何嫌。願。幸。羅。商。攻。苦。

下路飛騰。敢怨標。撫青春而之。又惟折桂。脫白袷
以來迎。逆知青眼頻更。紅絲欲斷。在。語。似怨前度之
欲。欲情蜂媒。再接他家之酒。心石堅而不轉。辭簧鼓而須
防。若真挾瑟改絃。定彈黃鵠。時。便。意。恨少青鸞。小
婢媚奴。雖曰主僕。實同腹心。事已迫於燃眉。情實殷於刺
目。遣尋一鴉。面展雙魚。奉上緘淚之句。斷腸之辭。宛轉十
三行。預仿蘇娘織錦。附以總臂之金。搔頭之玉。珍珠一百
顆。聊爲匡壁添光。不盡纏綿。泥中人再爲。未敢隕謝。
囊下材急。不擇音。敢布愚忱。伏維憐鑒。某年月日。秦氏小
妹。真璞檢衽手肅。南驚讀一過。詫曰。險哉。東床落魄。富兒
賴婚。鍾情者越禮冒嫌。進療貧方。若爲他人拾得。則婢固
命盡。卽迢迢牛女。亦復睽違。鵲橋無日矣。曷坐以覘之。少
頃。婢返。面色灰死。倉皇覓榛莽間。不得。仰天嘆曰。奴死不
足惜。負主人託。奈何。南笑曰。娘行失何物。值何言死。婢聞
其言。有因。哀祈曰。好男子。曾寓目否。曰。卿能明告我。或者
歸。返也。曰。我秦氏婢。媚奴。日伴女公子。主見婿家貧。欲
改嫁。女公子日夜哭。妾之請。以粧臺中舊簪者。約五百
金。以緘銷。附以雁字。親去作寄書郵。付於小檀郎。囑入
羅。戰。捷。好親迎。隨其物。必洩其謀。烏能不悲。言已大慟。

夜雨秋燈錄初集 卷一

曰然則將若何。曰死耳。南探懷與之。曰是耶非耶。婢見卽伏地叩。南挽之。示殷勤。婢曰子乞人得暴富棄之甘乎。妾將何以報。曰報我不難。恐我之所易。子之所難也。我之所甘。子之所苦也。曰試言之。曰僕雖冠猶童子身。子貌美極矣。未知能令我真個銷魂否。婢赧然。徐報曰。君姑待我行。卽來。婢齎金玉去。南亦偃僂出東郭。三日後。偶經園外。遠聞鶯聲。喚曰來乎。仰視之。婢也。笑而招以手。門善然開。南遽掩入。湖山石畔。芳草如茵。婢曰。以此聊報大德。可一不可再。南曰諾。方將偃抱。見婢以紅羅蓋粉面。南笑曰。子秀色可餐。方欣飽看。博須臾歡。何吝而抑藏乎。抑嬌羞故態乎。婢以纖指向上曰。青天白日。不怕神明耶。南慕如棒喝。情魔潛遁。遽起曰。子畏神明。僕寧不畏乎。持竿攜籃。喃喃誦青天白日四字。出門去。婢遙遙致聲。君每日日中來。當分己食果君腹。南瞑目狂奔。亦不計園門閉否。明日市上行。有一相者呼曰。丐者來。子臥蓋下。何來此陰隲紋。應在三十六日。必有非常遇。曰。吾日唱蓮花求生活。免溝壑足矣。尙欲追蹤榮陽公子耶。曰不然。驗當酬若干。曰十千。誣則若何。曰抉我雙眸子。曰先生眸子危矣。至三十五日。丐者走告相者曰。眸子權寄尊龐一宵穩。相者又之。

拍掌曰得矣。邊城紫氣透。當先得財。南曰諾。明午步長街。忽有牽其裾者呼曰。月兒耶。南頸有月牙痕。故小字月兒。其人鮮衣怒馬。貌若貴官。姑應曰然。其人慘涕曰。兒何至此。南驀憶曰。壁叔耶。曰然。兒曷隨之歸。寓廬中。起居華燦。叩阿嬀亦甚慰。因縷述頗末。哭失聲。叔曰。久諸爾父母。特函詢無回字。乃在此耶。吾年老囊富無子息。今得猶子。不愁繼續矣。立命婢媪爲更檻縷。且濯香泉。依舊翩翩。顏色煥發。婉述相士神。叔命以十千酬之。欲招致爲叔鑑。慈顏不許。旬餘。忽以千金付之。曰。兒旣廢讀。當學賈。以齒穉辭。曰試爲之。無不利。南束裝買櫂。過江運白粲。大獲。明年今日歸省叔。至則門戶猶存。第主非是。詢居停曰。子去後。爾叔亦他徙。且不知徙何處。南茫茫無適從。因思江北新置宅。曷歸而偵訪。掃墓瞻仰。榜人頻催。腰纏餘五百金。卽全購柏油。壓船渡後。北風怒號。江凍十日。不能解。柏油值頓昂。獲利可十倍。更於宅前設緞鋪。以三千金爲母。招老成者四五輩。司出納。又一年。心不忘叔。一人渡江。搭散入船。中流風大作。浪如山。霹靂大震。同濟者十數人。咸見雲中現極大四金字。曰青天白日。筆畫分明。衆誦佛禳之。而字仍現。雷復鳴。船幾覆。衆急曰。上天已明示惡人。事各自

省無累他人。南挺身告衆曰：此僕隱事，誠不可以告。取相累乎？急向怒流，踴身投昏槽中，抱得枯槎，聽其掀簸耳。聽雷雨驟下，火光竄金蛇，須臾霽，視此身如一點萍，乘黃里浪也。忽一官舫鳴鑼挂帆來，呼曰：速救活抱槎人，賞十貫。旋來紅船，挈而登，官舫人非他，叔也。互驚問，叔何處來？曰：吾移居通州，偶遊紫琅山耳。爾父母慕無恙，爾之心曲，吾已悉。娟奴已隨秦家女適婿家，婿果貴，卽迎娶。爾事緣未至，毋慄也。同之通寓，見媵安好，婢僕更多於蘇寓，不敢問。居二日，袖出小摺呈叔，此年來子金總目也。曰：煩法易攜去，翌晨辭別。叔又贈以數百金，抵蘇訪娟，果如叔言。忽遇弄船人驚曰：君尙生耶？若輩皆震死，船覆，吾抱纜始免。頃泊此修治耳。南出資贈助之，卽假館舟于家，偶倚白板閒眺，見一美人乘香輿，隨僕媪，復又一婢乘下澤車，貌醜似娟，尾行三四里。至一尼菴，美人登殿拜如來，僕媪遊廊，菴主獻香茗，婢問步，偶見南，曰：焚爇低喚曰：青天曰：南失聲曰：媵媵娘耶？婢爾何遠，華潔，告以故，曰：鍾情者，戀舊耶？曰：中懷無一烈忘，曰：彼此有情，尚不認姓氏，令人齒冷。又詳告之，旋聞內呼娟，美人偕去，南惆悵無聊，趨歸齋，神處見一大塚，碑云：東浙寓公南宮護墓，玉人先生。

之墓誌文詳敘。夫妻同卒於蘇，死近五載，旅葬於此，以待猶子南宮認菴，他日尋覓，撰書告，且諸生那訪，南讀畢大驚，回憶叔媵面目，不知此墓中人，何既同名氏，且猶子亦同名，必無是理，而竟有是事。歸訪文學士，知那訪第，具冠投刺入拜，防慄然曰：君頸有月牙痣乎？曰：然。曰：令尊叔甫生時，與先大夫莫逆交，先大夫逝，叔甫者伉儷，亦相繼逝。易篋前數日，堅囑鄙人預後事，謀吉壤，作墓誌，並囑君如回蘇，卽爲繼續。君從何知有僕，而惠然肯來耶？南以見墓誌，對曰：幸不負先人遺命也。南感額，以兩次遇叔告，求解惑，曰：令叔甫生習吐納，歿能解脫，如子言，其仙去乎？南遣人如通訪叔，杳矣。遂移兩骨函，依叔墓重葬，雙塚峨峨，加以封植，手自撰文，勒石紀事。防視之，喜曰：子尙能習舉子業，何自棄？蓋防已前科北闈中經魁，因款留教之，識是秋回浙中副軍，防開筵爲賀，鼓吹大作，泥金署牆，把酒向南，曰：君貴矣。若年二十有一，尙欲歌朝飛雉耶？曰：弟有舊盟，腹心拱候耳。曰：慮死代窮佳人，爲君權署，君何如言求。已卽看媵媵，扶一美人出，與交拜，南不知所措，防挽之拜。兩行書媵，遂入洞房，親爲反扁雙闔，臨去顧內曰：今宵好報恩，毋再惹我夫婦累。汝漏淨榻巾，徹曉，則紅粉露香。

肩玉削。頗似娟。亦抵喚曰。青天白日。新人微粲。曰。悶葫蘆。打破矣。南聞之大喜。始知尼寺美人。卽昉妻。當日寄書人。也。夫貴。娶已兩載。極敦愛。娟重見南。始爲貞述。南來訪貞。始末。爲昉述。副車之中。賴昉力。蚤緣關節。始獲雋。其所以。不卽以娟與之者。恐誤讀耳。少頃入幃。綢繆猶處子。明日。謝昉。昉亦謝。至是始道破。昉曰。君遇遺金不拾。僕亦留全。璧以待也。從此秦越一家。親愛如手足。南旋卽援例。謁選。官揚州司馬。攜娟娘去。頗不自諱。每謂僚佐曰。不圖黃榜。中亦有卑田院中乞兒也。

懷儂氏曰。昔披裘人云。僕豈拾遺金者哉。然高人遇之。易乞人遇之不易。至美色當前。懸崖勒馬。此等功夫。尤不易。偉哉南宮。宜乎蒼蒼者報以厚德也。吾願普天下。男兒。無論富貴貧賤。當人人書青天白日四字於座右。

銀鴈

江西某郡。有地師杜君香草。青烏術最精。嘗與富室兒李。十九友善。其父故杜爲走山谷。覓地。草屢幾穿。閱三載。始得一穴。沙水分明。良爲吉壤。居邑之東山。距李宅四十餘里。山故幽僻。樹木葱蘢。遊者聽樵斧丁丁。與巖寺午鐘相問答。而西山居其前。儼如屏幃。蒼翠溢眸。杜得意非常。告

李曰。此福地也。令尊人古道。爲鄉里重。居此諒無愧焉。願公等更修德以培之。則子孫貴真莫及不日。杜爲點穴。李兄弟扶柩窆事。歲杜往浙。應費人聘。厚贖遠行。一別兩載。詎葬後。家道反不如前。疊亡人口。其兄李十八夫婦亦偕亡。遺一孀女。名銀鴈。彌留時。殷殷以弱息相託。泣曰。吾夫婦他無所戀。惟勞吾弟看顧銀兒。則瞑目泉臺下。十九亦泣。受遺言。女年甫十四五。風致嫵娜。不慣操作。其婦翁氏。黑心符也。時於藁砧前。嘗猶女懶惰。久之。遂信垢而濫頭。淪入赤脚。女始伏枕上泣。繼對木主啼。婦怒。施鞭撻。女奔告叔。反繫其手足。而毒楚之。諸婢環泣。伏叩請代。不許。雪膚流血。一綫僅延。婦怒猶未已。幸先隴隣菴老尼來。爲翁氏諷受生經。急代緩頰。始釋。明夕婦欲禮佛。索溫水盥手。女誤以冷水進。大怒。欲笞其背。女懼。奔投門外溪水。見亡母冉冉自林中出。悲告女曰。兒無苦。且隨老尼遁空門。則生矣。言已卽杳。女正慘痛。忽聞門內喧嚷。翁氏自批頰。作亡母聲。詈曰。狗賤根。何仇欲女殺吾。十九奔入。知爲亡嫂。怒婦惡。代哀之。卽唾其面。數責。婦端急。尋女得於門外。譖冤死狀。攜入。婦卽抱女。哭失聲。旋又自擊。以木杵搗陰戶。血淋淋流出。窮袴外。禁制之力。猛於虎。一室大譁。鄰舍

登牖窺雞犬皆驚。老尼素與銀母善。合掌曰。善哉善哉。大娘何暴也。老身爲證。囑渠改過。善視銀姑。不許。早爲銀姑覓佳婿。不許。寄養戚里家。仍不許。尼戲曰。無已。其將付老身攜去爲弟子乎。婦聞卽稽首拜。曰。願以掌珍煩大師接引。問如願否。曰。願。十九知不相能。亦聽其出家。明日親送之菴。擬卽削雲鬢。尼曰。尙早。瞑目坐蒲團。炊許。張目笑曰。溪水何妨。隨石轉。嶺雲更有出山時。十九臨去。謂女曰。兒有所需。可暗囑師父來取。毋輕陷不測也。女涕泣牽裾。尼大喝曰。癡兒。旣皈依三寶。尙作嬰兒戀乳狀耶。急送十九出掩菴扉。由是掃地焚香。鐘魚梵唄。漸授以禪課焉。年餘。十九益困頓。戚屬咸云。坐新阡不利。有識者云。右沙太聳。卽利。亦只發女家。明年杜歸。目覩李之情狀。大驚。心亦疑。殯宮風水然晝則走山谷。夕則挑燈。比對書冊。均無誤。終不識致困之原。一夕假歸家宿。夜夢天女至。烟鬢霧鬢。儀態萬方。告杜曰。汝亦知李墓不吉。所由來乎。吾山神也。特以詩句告汝。詩云。千里來龍結一匏。左掖右巖長根苗。天生福人住福地。無愧惟有西山樵。杜心欲咨。白而天女遽作祥靈乘雲去。杜驚寤。急往西山。尋一窠。爲字潛葬。詭云前穴地脈。爲山風吹破。不足寶也。地脈入西山。

物色樵豎。匝月無一遇。一日暴雨至。視嶺右有蘅茅數椽。急奔避。一婆婆老嫗。縷服出應客。堂上懸桐棺七尺。總帳凄然。云伊孀姑。亡過七年。問有哲嗣否。云僅一杜姓佛奴。其名蓋渠。父夢佛而生者。因貧習樵。採日在東山雲深處。言已唏噓。向外翹首云。頃將遭雨。恐歸來又似水淋雞。旋入以山茶炊餅餉杜。餐飲頗甘。須臾。一少年荷樵冒雨歸。眉目端好。氣宇不凡。見客支揖如儒者。杜知是佛奴。自陳同姓。佛奴入。與母言。少頃。又出與爲禮。如見長上。杜喜。與閒話。辭均閑雅。無俚語。告嫗曰。文郎不俗。何不令讀書識字。嫗曰。兒幼曾就村館。渠父旣歿。未亡人又衰邁。全賴是兒。斧柯供菽水。問佛奴年齒。則云十七。是夕。卽就地藉藜。止杜宿。晨起。出腰金二兩。酬茶果費。嫗笑曰。母子雖貧。而非賣茶果者。矧同宗者耶。堅却不受。杜知不可強。後累過其廬。禮貌均不衰。一日見佛奴。獲雙雉歸。烹而登盤。味極鮮美。盤有餘。收入供母。及儉瞰佛奴。則仍咽粗糲。杜大敬重。告嫗。擬爲佛奴覓佳耦。嫗喜曰。兒年已冠。得宗長作伐。大好事。但一貧如洗。誰肯以婦女嫁樵人子耶。問渠父可。有葬地。曰。野葬耳。免入漏澤園足矣。尙敢下牛眠。致以不。無儀有吉。屢奉。他日貴顯。幸無忘指引人。嫗敬謝稱善。

杜向李十九索前地。云有遠族孤寡。請以所棄者與之。需值當不吝償。李慨然不吝。杜欲立券。李本擬以百金酬杜。至是遂兌立百金券。杜持往與嫗。諷吉。佛奴集衆樵。昇父。觀詣葬穴。杜命剛五尺。無移舊穴。而深倍之。甫掘尺許。得一物。非土非石。狀類鼉鼉背。有篆文曰。識者杜葬者杜宜子孫。貴且富。鮮德之家莫妄觀。葬已。杜又遠行。佛奴仍習樵。每晨過父墓。輒見蒸騰如釜上氣。瞬屆嚴寒。佛奴正癡望。忽白氣接凍雲。縷縷然。漠漠然。落落然。霎時雨雪大至。衣盡沾濡。知嶺下有尼菴可避。急趨叩關。適老尼打包出門去。遣銀鴈獨居繡佛庵。開門放入。見其寒戰慄栗。憐之。引投窳下。燃火烘濕衣。以師之布衲與之。紫布律與之。換更炊豆粥與餐。戰始已。天霽衣乾。佛奴欲辭去。一轉瞬則他衣俱在。而已之布律竟烏有。窮覓不見。女恐師回。催促且去。囑乘間寄律來。慎勿寓師目。其母墮其歸。具告所以。嫗心德女。視紫布果為女之衷衣。疑有染。叱責之。佛奴力白其無。明日。嫗親送律與女。而老尼已歸。見而窮詰之大怒。云。清淨道場。淫婢何得汚佛地。立命走出。嫗同女跪求。不許。女對佛自誓。尼冷笑曰。佛遠在大西天。不似社稷神。管爾牙疼咒也。女憤欲自縊。解帶挂庭樹。嫗趨救而

尼猶怒。嫗亦怒曰。老秃厮。乃徒以慈悲獲罪責。然則定逐伊何處去。尼曰。聽自便耳。嫗知女不願回俗家。曰。曷隨老身去。女猶躊躇。尼遽撫掌曰。妙哉妙哉。速去速去。立即駢出。掩雙扉。適杜正歸。來看嫗。見嫗攜女至。驚詢何來。詳告所以。女伏地涕泣呼杜叔。杜喜曰。前云為佛郎作冰者。即此女耳。此中有天緣。幸勿錯過。約略告十九。即慨分遊彙。代謀花燭俾合。小夫婦極伉儷。事母又至孝。嫗對女流涕曰。吾母子食貧惜。未免苦新婦。女笑曰。兒昔遭嬖苦。磨如活地獄。後入尼菴。已若安樂窩。頃得阿母與郎憐愛。更居天堂最上層。嫗為之解頤。每收豕。分郎苦。嫗不忍。女曰。兒自樂為之。昔之收豕。迫威虐。今之收豕。由心願。何害。杜一日攜白鎚二錠來告。嫗曰。母今新娶婦。添食指矣。明年稅價必昂。請假此預收稅。俾佛郎漸學權子母。三却而後受。是夕銀鴈收豕回。見嫗以銀示佛奴。曰。是區區者。亦猶之銅鐵耳。奈何有則生。無則死。不令人短氣耶。女索視。擲案上。曰。是何足貴。兒收豕走。見水底疊疊者皆是也。明當懷數枚歸而奉母。嫗笑曰。癡妮子。誤以鵝卵石為銀耶。明日。女果懷數枚至。外雖花繡黝然。就石磨。光可鑑影。大驚喜。問多寡。云。遍闕底皆是。佛奴趨詣村市。詢於人。

曰。此古人窖藏物也。歸與母計。晨起隨女之礪曲。見流水
濕濕下皆卵石。惟自女手掬起。則立成朱提。始猶以布袋
運。繼因誤墮一錠。牧豎拾之。笑問母子劬勞。大辛苦。運蠶
物何用。然一入牧豎手。則仍化爲石。由是膽遂壯。居然筐
載而肩荷之。匝月往返。始竭。屋角堆滿無寸隙。佛奴掘深
窖藏之。統計約有廿餘萬。會入城。買甲馬。酬藏神。晤杜。卽
邀致詳告之。且分贈。杜不受。急代購郭市膏腴。建第宅。阡
陌樓臺。奴僕車馬。成大家矣。明年女又孿生雙子。曰鴻。曰
鸞。均穎慧。能讀。總角卽遊庠序。佛奴亦納粟爲員外郎。爲
太母請封誥。每稱觴介眉壽。太母輒云。兒孫雖千百年。不
可忘宗人香草先生德。久之。延於家事之若伯叔。會清
明。夫妻佩紉掃父墓。幹僕夾道。婢妾如雲。忽一窮漢號哭
奔至。崩角乞援。條一保正。執牛鞭來擒捉。佛奴憐訊之。云
此小竊。屢犯者。是必敲斷脛股。員外郎莫袒庇。女聞聲。幸
車簾視其人。非他。李十九也。問何至此。自云家業盡傾。惡
婦隨奴子遁。席捲燼餘。孑然一身。時就野廟宿。實未曾作
穿窬也。言已大哭。女亦悲涕。佛奴笑道。里正去。攜歸。事以
泰山禮。李跼蹐不敢當。及杜香草出與話。舊更慚。堅欲辭
去。遂贈以婢。且與數百金。俾理舊業。爲明年二子。皆鄉疑。

太母正八十壽。賓客滿堂。祝千秋。忽菴內小尼云。奉師命。
堅請銀夫人隨喜。且以舊贖鼻絨寄云。此杜郎舊物也。佛
奴欲辭却。女不可。珠翠肩輿往。至剛老尼已沐浴更衣。瞑
目將就。湮盤。女哀哀喚甦。尼目復啓。笑曰。兒果榮貴。則當
日遣逐。不以老比丘爲太過耶。女泣曰。法師生死人而肉
白骨。何敢忘德。曰。不足言德。惟可以對令先慈於地下耳。
言已圓寂。女出資爲尼新院宇。置沃產。建藏骨浮圖於庵
側。其位爲先隴之良方。狀尖聳如劍戟。工竣。杜視之。笑曰。
後世子孫中。更當得一武鼎甲。已而果驗。此余在滋陽。聽
浙人孫君子任所述者。

懊儂氏曰。馬鬣牛眠。賢豪脫骨。自古山靈面目。何嘗輕
易示人。惟礪底蠶桑。百萬朱提。專留與賢孝之婦。如我
銀娘者。則銅臭之神。又何嘗毫無知識。專與牧豎子爲
伍哉。嘗見席豐履厚之家。其德其才。絕不稱是。蓋其祖
德宗功。必有大過人處。噫。此其所以爲神也。

王大姑

嶧陽西南。鄰豐沛諸境。台兒莊當其衝。莊有巨族王氏。所
居比鄰。王叟某。老夫婦生了女各一。子名懋修。廩膳生。歲
遠。就舉北。博。載水。攻舉業。女名大姑。貌楚楚。性敏慧。水

讀曹娥龐娥諸列傳。未嘗不掩卷而泣也。適某生素患瘵。結縲甫半年。女三割臂上肉。不能救其死。思以身殉。又恐傷親心。然夫家又赤貧。且無人。女兄懋修遂迎之歸。謂女曰。兄不克。斯夕侍二老。卽煩吾妹代兄職。女曰。諾。定省溫清之善。直斂而奔也。族無遐邇。皆賢之。是年夏。擒賊將至。風鶴宵警。鬼車夜號。叟本王氏族長。呼衆遠遷。各戶咸營營於輜重。女進謀曰。倉猝出奔。全賴牛車代步。載人行。猶速。兼物行則滯。遇賊必因物喪命。不遇賊亦必爲宵小覬覦。重物輕人。誠非良算。計不若掘地藏物。單車載人。可望出虎口。而登樂土耳。衆思其言良善。卽如所謀。舉族以行。老稚約百餘口。甫出莊十餘里。猝遇賊於途。徧搜括無遺帶。然服飾面目。均非藜藿者。賊大呼曰。狡哉。僉也。家資匿何所。不自首獻者。斬無赦。衆皆殺。棘面死灰。崩角無一語。女含笑下車。檢衽而前曰。大王無怒。若皆農家子。非善於語言者。我卽彼族司筭鑰人也。黃白豈無。窖藏誠有。彼大樹葱蘢。廬舍翳如者。是所居耳。如從我往。一一指示。十萬金咄嗟辦。否則駢死荒郊。於大王毫無裨益。捨大喜。賞其慧美。信其懇篤。乃舍衆而隨女以行。女慨然導。略反顧。以目示衆。令遁。衆始兔脫焉。從行里許。至一極大村。詭云己

宅。內外閭如破鍵入。延賊坐廳事。女拾地下蒲葵扇。且且語曰。大王等長途跋涉。馬足奔馳。飢渴甚矣。且少憩。納涼待我。詣內煮茗。畧盡東道誼。然後具肴餚。先掘我家。再掘他家也。賊笑領之。以爲犒犒弱息。固已甕鼈釜魚。尙何所逸。解衣裸體。歌嘯縱橫。久之。日將墮。崦嵫。淪茗人仍不出。奔內搜閱。賊大駭。蓋女已挂梁上。體冰而僵矣。賊惡其誑己。思淫其尸。甫解下一賊大呼。倒地視腦後。若有錐擊。頃刻斃。虎狼之徒。亦知貞烈不可犯。羅拜而去。女兄懋修時正解館歸。途聞台兒莊有王姓女子。舍生全親族事。生大哭曰。必吾妹也。至避難處。則家人已舁女尸回。親與族圍之哭。哀訊所以。生枕股大慟曰。苦我妹矣。旣而躍起。大笑曰。吾有妹矣。舍一己命。全二老命。且全闔族命。鬚眉已難。矧巾幗乎。無怪當日讀列女傳。淚隨聲墮。蓋生有至性也。節且孝。烈且智。舍吾妹。誰敢兼之。嗚呼。

懷儂氏曰。以王氏合族百餘人。猝遇賊氛。何不一戰。畢命。其所以束手待斃者。蓋視賊如虎狼耳。而大姑視之。直犬彘不若矣。始之節也可哭。孝也可敬。烈也可悲。智也可喜。賊之癡也可笑。

鄭板橋先生書法鍾王。參以米蔡。轉似篆隸。畫則得所南翁家法。更參以徐青藤老人揮洒雄傑之致。便卓然大家。爲秀才時。三至邗江。售書賣畫。無識者。落拓可憐。後舉於鄉。旋登甲榜。聲名大震。再至邗江。則爭索先生墨妙者。戶外履常滿。先生固寒士。至是益盛。自寶重。非重價不與。索沈凡民先生代鐫小印文曰。二十年前舊板橋。誌憤也。時江西張真人入覲。回道出邗江。商人爭媚之。欲得先生書聯獻真人。江西定做大箋紙。長丈餘。闊六尺餘。乃可一不可再者。使人婉求先生書。且請撰句。問雷值曰。一千金。來者尤五百。先生欣然。奮筆直掃。頃成上聯云。龍虎山中真宰相。求書次聯。笑曰。言明一千金。爾只與五百。我亦僅與其半。其人往告商。不得已。如數與之。卽書次聯曰。麒麟閣上活神仙。人人贊歎。工妙絕倫。其時商家因鹽政都轉戚重先生。遂爭求先生書畫。或聯或幅。或箋或斗。方以爲榮。各商皆得之。惟商人某甲。出身微賤。賦性尤鄙。先生惡之。雖重值。誓不允所請。某甲自顧廢事。無先生尺楮零縑。私衷羞慙。百計求之。終不得。先生性好遊。一日攜短僮。負詩囊。信步出東郭。漸至無人蹤。視亂墳叢葬間。隱隱有屋角。微露炊煙。花柳參差。笑曰。豈此間有隱君子耶。甫逾嶺。而

墳益多。逕益窄。再一回頭。則有小埭落在焉。茅屋數椽。製絕精雅。四無鄰舍。又無牆垣。小橋遙溪。卽至門首。白板上。一聯云。逃出劉伶禪外住。喜向蘇子腹內居。上有小額云。怪叟行窩。進關。又得一重門。聯云。斤白風清。此處更容誰卜宅。燐陰焰聚。平生喜與鬼爲鄰。額云。富兒絕迹。庭中籠鳥盆魚。與花藥相掩映。新種芭蕉。纔有掌大。乍添楊柳。却比人高。朝南有室兩楹。洒掃無纖塵。內置几一案。一椅。四杌。二木榻。藤枕書廚各一。琴劍竹擱各一。案上筆硯紙墨。烏絲尺。水中丞。皆備。壁上懸青藤老人補天圖。女媧氏螺髻高頰。仰視鑪鼎中。氣冉冉入空際。生氣勃發。的爲真蹟。兩壁則素粉如銀。絕無懸挂。愛極。不問主人誰是。卽就榻趺坐。忽一禿髮童子自內趨出。視良久。旋詣內。大聲呼有客。卽聞主人在內問訊。命卽逐客。所攜短僮。殷殷以先生名氏告之。始見主人出。則東坡角巾。王恭鶴氅。羊叔子之緩帶。白香山之飛雲履。手執麈尾。翩然而來。老叟也。彼此略敘述。語頗投契。問叟名氏。曰。老夫甄姓。西川人。流寓於此。人以老夫太怪。遂名曰怪叟。問富兒絕迹。四字何意。曰。揚城富兒。近頗好雅。聞老夫居址。小有花草。爭來窺瞰。但此輩滿身金銀氣。一入冷境。必多不利。或失足墮溪水。

或花刺勾破衣。或遭守門花虓嚙破足。或爲樹杪雀糞汚。俊龐所尤奇者。一日富兒甫坐定。承塵鼠跡。空隙破瓦墮。正中其額。血淋漓。乃委頓去。自是相戒。不敢入吾室。遂以爲額。誌實也。先生清貧則已。若亦富人。恐於先生亦大不利。先生嘆曰。僕生平亦最惡此輩者。幸福命高。未曾一作富人。得安穩入高齋。領雅教。何幸如之。須臾童子獻清茗。叟爲之鼓琴。風泠泠然。不辨何曲。惟愛其音調激越。漸轉和煦。忽鏗然頓止。問先生能飲乎。曰能。曰盤殮市遠無兼味。奈何。旣而自思曰。釜中狗肉甚爛。然非所以款高賢。先生嗜此。聞之垂涎。曰。僕最喜狗肉。是亦願狗生八足者。叟曰善。卽於花下設筵。且啖且飲。狗肉而外。又有山蔬野筴。風味亦佳。叟醉。又抽劍起舞。光縷縷然。未識果否成容。然觀其頓挫屈蟠。不減公孫大娘弟子。正白氣一團。忽大聲躍出圈外。依舊入座。面不改色。先生起敬曰。翁真高士也。請浮一大白。僕恨相見晚矣。視日已下昏。先生辭退。叟殷殷送過橋。曰。僕與君同一不合時宜者。如有餘暇。可着屐過我。先生曰。不速之客。何惜頻來。由是日一過。叟清譚不倦。醉而後返。交月餘。漸與談詩詞。皆得妙諦。惟絕口不論書畫。先生一日不能忍。告叟曰。翁亦知某善書畫乎。曰。

不知。曰。自信沈迷於此。已三折肱。近今士大夫。頗有嗜痴癖。爭致拙作。甚非易事。翁素壁旣空空。何不以素楮。使獻所長。亦藉酬東道誼。曰。勸君且進一盃。呼兒磨墨。楮先生藏之已久。實滿眼無一佳士。如先生者。故素壁猶虛。頃旣相逢。何敢失之交臂。先生投袂而起。視齋中筆墨紙硯。已就。卽爲揮毫。頃刻十餘幀。然後一一書款。叟曰。小泉乃怪叟字。請賜呼。榮甚。先生詫曰。何翁雅人。與賤商某甲同號。叟曰。偶相同耳。魯有兩曾參。同名何害。要有清濁之辨耳。先生信以爲實。卽書小泉二字與之。叟曰。墨寶非常。從此輝生蓬壁。然不可妄與商人。恐此輩皮相。不能辨珠玉。徒損清名耳。先生然之。旋又暢飲歸。則已二鼓矣。同人問何之。先生盛誇叟。衆曰。邗江向無此人。公所見得無妖魅乎。且彼處叢葬榛莽。向無居人。明當同訪。以蠲其疑。翌晨。衆果偕去。則茅舍全無。惟一灣流水。滿地看核而已。先生大驚。以爲遇鬼。旋豁然悟。大嘆曰。商人狡獪。竟能仿蕭翼故事。賺我書畫耶。歸則使人潛偵某甲家。則已滿壁懸挂。墨瀋淋漓。猶未乾也。

慎儂氏曰。龍。神物也。風雲變幻。天地爲冥。人能知其性。且象之。使俯首就烹割。某甲之。賺局也。布置當行。處。

處搔着板橋癢處。使彼一齊捧出。毫不吝惜。甲雖市賈。猶是可兒。近則皮相耳食。純購賈本。強偷豪竊。幾類穿窬。使板橋復生。雖有神龍翔竊之計。又復奈何。余故下一轉語曰。人道某甲賺板橋。余道板橋賺某甲。

東隣墓

鳴江儒生解必昌。爲解大紳耳孫。幼失怙恃。壯未婚娶。交鮮友朋。業拙營運。南山有祖遺瘠壤數畝。可勉供饘粥。就築茅舍數椽。惟略避風雨。听夕下帷讀志。頗堅也。門之左有古松一株。極夭矯。數百年矣。門之東有古墓一坏。漸傾圮。墓中人無姓氏。無子孫。但恐礙出入。欲鋤之。使平生不忍。曰。我正苦無東隣。得此大好伴歌嘯。殘杯冷炙。且祀之。忍去之乎。呼工鑄短碣。曰。東隣墓。左泐小篆。曰。一個土饅頭。在吾門之首。下有長眠人。名姓失傳久。墓旣爲吾隣。鬼卽爲吾友。寒食自年年。歌哭奠杯酒。吾子與吾孫。慎勿嘗敝帚。工竣。卽樹墓門。且封植。人多誹之。而生則自若也。一夕。正把卷。燈搖搖若輕颺。自窗隙入。旋聞叩門聲。問伊誰有。女子聲應之。曰。東隣也。曰。昏夜叩門。其紅拂文君一流。與曰。然。生欣然拔鍵迎。翩然入。豔麗無雙。裝束亦富。問曰。卿何人耶。曰。日在顧復。故冒幽冥之嫌。來報大德。郎非

魯男子。妾真薛校書也。曰。卿其墓中人耶。曰。然。曰。爲卿表墓。泐碣。自問尙有微勞。緣何見逼。曰。妾非禍人者。藏骨於此。三十餘年矣。妾多姓名。絡霞。本娼家。才色冠邯鄲。年十七。欲嫁有情郎。爲搗母所阻。鬱鬱而死。生前骨肉星散。僅贖荒邱。時爲野魅所擾。樵人牧豎。更肆摧殘。頃荷隆情。敢不呈身圖報。言已。荏苒拜燈下。洒淚啼噓。生雖驚詫。然見其縞衣翠袖。嬌小溫柔。不覺其愛之深。而畏之淺也。曰。人偶鬼妻。得無促壽命乎。曰。非也。靜好相依。鬼耦何礙。淫慾過度。人妻亦亡。生曰。卿旣神靈。何難繼麗娘再活。曰。是亦不難。然。慙慙不若麗魄。若定皮相訂好。速誠鑿矣。生喜極。攪入懷。覺體輕於葉。氣馥於蘭。遂登榻。效于飛。雞唱始去。明夕復來。偶以紅絲繫女髻。翌日果見絲飄冢首。女夕至。笑曰。郎疑妾爲狐媚耶。生感解之。亦不計較。一日。正爲生錄杜詩。佃蕩至。生急以袖遮蓋。佃去。女笑曰。郎所謂偷生鬼子。常畏人耶。郎見妾。他人不能見也。旣而驗之。果然。由是日夜居生室。儼伉儷矣。暇屆秋闈。生略攻苦。女阻撓之。曰。青衿一襲。猶祖宗餘蔭。若丹桂紅杏。實末坐郎命宮。曰。僕將以頭巾終乎。曰。郎若聽妾芻蕘。準於闈後獲一縣令。生問何術能先知。曰。郎莫問妾。郎曷自問半世之優蹇。何